

英语将来事态句的最简句法分析^{*}

广东工业大学 王和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温宾利

提要: 英语中情态屈折语 T_{MOD} 和时制屈折语 T_{TNS} 呈互补分布,都可作为句子中心语生成限定句。一部分不定式标记 to 也可分析为 T_{MOD} 的显性形态标记。 T_{MOD} 的时特征不完整,不能作为时间算子约束事件论元,故不能将命题投射到现实世界;但 T_{MOD} 可作为模态算子约束事件论元,将命题投射到可能世界,表达非现实情态。将来标记实质上可能是情态标记,英语将来事态句在结构上都可以分析为以显性或隐性 T_{MOD} 作为中心语生成的 $T_{MOD}P$,将来意义不过是对非现实情态的一种解读。所谓的“现在时/过去时表将来”乃是句法运算中特征传递的结果。基于最简句法提出的情态屈折语假设不仅消解了英语将来时的概念,也统一分析了不同句式的将来事态句,有效揭示了这类句子体现的非现实情态,能得到跨语言事实的支持,也能延伸至汉语将来事态句的分析。

关键词: 将来事态句、情态屈折语、非现实情态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15)04-0163-14

1. 引言

英语时制(Tense)观存在“三分法”与“二分法”的分歧。“三分法”着重事态发生或存在的时间与陈述时间的相互关系,将英语时制系统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段(Reichenbach 1947; Whaley 2009: 206), *will/shall* 是专门的将来标记。“二分法”只认可现在时与过去时两种时制(Quirk *et al.* 1985: 213-219; 易仲良 1999: 8-10),认为英语中表将来事态的手段灵活多样,没有专门用于表达将来事态的语法手段。据此,学界亟待解决如下问题:(i) 是否存在英语将来

^{*} 本研究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汉语时间指称的句法研究”(13JJD740010)和广东省哲社十二五规划项目“语态现象与动词及物性的最简句法诠释”(GD14XWW18)的阶段性成果。

时? (ii) 将来事态在结构上何以体现? (iii) 能否统一分析各种将来事态句?

近期文献多将语言中的将来标记分析为情态标记 (Broekhuis & Verkuyl 2014; Giannakidou 2014; Klecha 2014)。沿用此观点, 本文支持“二分法”时制观, 一方面主张将 will/shall 分析为情态标记, 另一方面论证英语中其他将来事态句都包含显现或隐现的情态屈折语, T_{MOD} 。具体而言, 将来意义的实质在于情态屈折语体现的非现实情态, 英语将来事态句在结构上都以 T_{MOD} 作为中心语生成 $T_{MOD}P$; T_{MOD} 不能作为有效的时间算子约束谓语事件论元, 即无法为事件提供时间参照点, 将句子命题在时间轴上定位, 所以无法表达现实情态; 但 T_{MOD} 可作为模态算子约束事件论元, 将句子命题与可能世界联系, 体现未然的将来意义。

2. 情态屈折语假设

基于英语情态标记的句法表现及其与时制屈折语 T_{TENSE} 的互补关系, 本节提出情态屈折语假设, 即情态标记也是重要的功能范畴, 有独立的语义内容, 也可作为中心语, 构建句子结构 $T_{MOD}P$ 。由于情态屈折语内部缺乏时间参照点, T_{MOD} 的时制特征不完整, 标记为 $[-TNS]$, 不能建立事件时间和说话时间的联系, 无法体现现实情态, 但 T_{MOD} 含 $[+MOD]$ 特征, 可为事件论元提供模态算子, 将命题与可能世界联系起来, 表达非现实情态。

2.1 屈折语作为句子中心语

功能范畴在生成语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屈折语作为一个功能范畴, 投射出整个句子结构。早期句法理论将助动词 (auxiliary) 分析为屈折语, 标记为 Aux (Chomsky 1965: 107), 其中包括时制 (tense)、情态 (modal)、体 (aspect), 如 (1) 所示:

(1) Aux — Tense (Modal) (Aspect)

在管约论阶段, 屈折语被标记为 INFL/I (Chomsky 1986), 在近年的最简句法中, 屈折语被标记为时制中心语 T (Chomsky 1995)。所有的句子结构都是时制中心语投射出的时制短语 TP; 限定句以 T 为中心语, 非限定的不定式小句以 to 为中心语。无显性时制标记的句子在结构上也是 TP, 其中心语是隐性的空语类。结构上, T 对确立主语和谓语的语法关系、主语的格位、谓语的一致性特征至关重要。对于语法操作, T 是最敏感的句子中枢 (徐杰 2006)。值得注意的是, 不管是用 Aux, INFL/I, 还是 T 来标记屈折语, 它们都代表一个结构位置, 即句子结构的中心语。

2.2 情态屈折语与时制屈折语

按照不同的语义内容,屈折语还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功能范畴。Pollock (1989)主张将屈折语分裂为时制和一致性(Agreement);按照制图理论(the cartographic approach),屈折语包括 T(ense), Asp(ect), Mod(al)等不同层级的功能投射(Cinque 1999; Rizzi 2004)。由于 Agreement 只表示一致关系,只有无解的形式特征,不含可解的形式特征¹,将其作为独立的功能范畴缺乏概念必要性;但时、体、情态都具有可解的形式特征,可成为独立的功能范畴构建句子结构(Chomsky 1995: 355)。

作为表达时间概念的功能范畴,时制屈折语 T 对句子的完整性尤其关键。自然语言中的时制将事态在时空中定位并得以诠释(顾阳 2007)。若句子不包含时制成分,情态屈折语 Mod 也可作为中心语生成句子,故(2a-b)与(2c)一样,都是完整的句子:

(2) a. The books *should* be sent at once. (ModP)

b. *May* you succeed! (ModP)

c. Tom enjoys reading. (TP)

例(3)进一步证明了两者作为句子中心语的地位,即否定词 not 出现在情态/时制屈折语之后,且产生附着效果(cliticization):

(3) a. She *shouldn't* have told the truth. (ModP)

b. She *can't* have been telling the truth. (ModP)

c. Tom *doesn't* enjoy reading. (TP)

正如句子只能有一个时制中心语,情态屈折语也不能在同一句子中递归出现,如(4)所示:

(4) a. * Gil *must should* seek Ashley.

b. * Gil *might can* seek Ashley.

此外,情态屈折语与时制中心语一样,可帮助构成反意疑问句,如(5)所示:

(5) a. Mary can manage this alone, *can't* she?

b. Jack daren't see his wife, *dare* he?

¹ Chomsky(2007,2008)认为,大脑词库中的每个词项都以特征集的形式存在,包括可解特征(interpretable feature)和无解特征(uninterpretable feature)。可解特征指对语义解释发挥作用的特征;无解特征指对语义解释不发挥作用但决定词项形态体现的特征。作为功能范畴的 Tense、Aspect 和 Modal 都有语义内容,都含可解特征。但 Agreement 没有语义内容,只含一致性形式特征,所以不宜作为功能中心语支撑句子结构。

跨语言来看,情态词大都已语法化为功能词项(Lightfoot 1982: 159)。很多句法文献都认为情态屈折语在句子中心语 T 位置合并(Pollock 1989; Adger 2003; Zagona 2008):

- (6) a. [_{TP} [_T modals [_{AgP} do [_{VP} be/have]]] (Pollock 1989: 398)
 b. [_T [modal vP]] (Adger 2003: 160)
 c. [_T may] [_{VP} Fred_v eat the last cookie] (Zagona 2008: 287)

总之,作为功能范畴,情态屈折语 Mod 与时制屈折语 T 都可以作为中心语,投射完整的限定句。以下论述中,我们用 T_{MOD} 来标示情态屈折语,以区别于制图理论中的情态范畴 Mod²; T 体现句子中心语的结构位置,而 MOD 以下标的方式体现其情态特征,即 T_{MOD},与时制屈折语 T_{TNS} 相对。

2.3 情态屈折语与非现实情态

“现实”(realis)和“非现实”(irrealis)是语言中两种对立的情态类型,现实情态是说话人通过命题指涉现实世界中的客观事态,非现实情态指说话人通过命题表达虚拟世界中的可能事态。结构上,作为句子中心语的 Tense 对句子命题能否指涉现实事态至关重要:时制通过时间参照点来调节和确定说话时间和事件时间的顺序,将事态在时间轴上定位,使说话者可以指涉该事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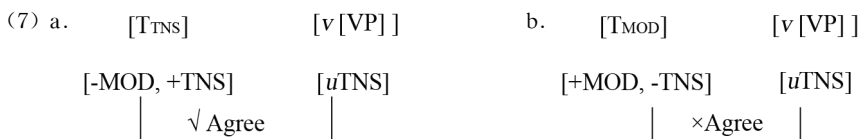
按照戴维森语义学(Davidson 1967; Parsons 1990)的观点,谓语结构在逻辑上都包含一个事件论元,事件论元的有效解读依赖于相关算子的允准。时制就是约束事件论元的时间算子,语义上为谓语所表达的事件锚定时间位置,将事件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表达现实情态。若句子结构缺乏时制中心语,事件论元无法被时间算子有效约束,句子便无法体现现实情态。

准确地说,Tense 包含三个时间点:说话时间 S (speech time)、参照时间 R (reference time)、事件时间 E (event time);参照时间 R 至关重要,因为说话时间和事件时间必须依赖参照时间才能建立关系(Reichenbach 1947; Hornstein 1993: 14)。限定句中的时制中心语 T 含有三个时间点,时特征完整,标为[+TNS],非限定句中不包含时制标记,句子中心语由于缺乏参照时间 R,其时特征不完整,标为[-TNS]。与非限定句一样,有些语言(如罗曼语)的虚拟句也缺乏时制标记,句子中心语也可能不含参照时间 R,所以无法为事件提供合适的时间算子,句子只能表达虚拟事态(见 Hornstein 1993: 190)。

如前所述,情态屈折语 T_{MOD} 可作为中心语生成限定句。我们认为,情态屈

² 按制图理论,句子结构中还可能不存在不同层级的 ModP (见 Cinque 1999; 蔡维天 2010)。我们要证明的是,至少有一类 Mod,与时制屈折语 Tense 相对,即二者呈互补分布,都可作为句子中心语构建句子结构。

折语 T_{MOD} 与时制屈折语 T_{TNS} 相对,前者具有 $[+MOD, -TNS]$ 特征,后者具有 $[-MOD, +TNS]$ 特征。最简句法主张,词项上携带的无解形式特征是启动句法运算的驱动力(Chomsky 2007, 2008)。具体而言,无解特征需要在句法运算中被赋值,否则生成的句法体无法满足界面的可读性条件。句子中心语 T 上的 $[\pm TNS]/[\pm MOD]$ 特征体现其语义内容,属可解特征。但动词 V 上的时特征是无解的形式特征 $[uTNS]$,必须在运算中与 T 通过一致性操作(Agree)被赋值。句法上, T_{MOD} 与 T_{TNS} 的特征差异以及相关的句法运算图示如下:



如(7)所示,若谓语动词 V 上的 $[uTNS]$ 特征无法在运算中与 T 形成一致性关系,其无解特征不能赋值,会导致运算崩溃。为挽救已形成的句法体,保证其在语音界面被有效解读,拼读系统采用现在时的缺省形式(default form)。英语现在时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属于绝对时制(absolute Tense)(Comrie 1985: 123),因此可作为缺省形式。

从以上讨论可见,句子的现实与非现实情态依赖其中心语的时间特征在结构上得以体现。若句子中心语为时制中心语 T_{TNS} ,命题可与现实世界联系,句子体现现实情态;若句子中心语为情态屈折语 T_{MOD} ,命题只能与可能世界联系,句子体现非现实情态。以下将论证,英语将来事态句都是以情态屈折语作为中心语生成的情态短语 $T_{MOD}P$ 。

3. 英语将来事态句的情态句法分析

英语将来事态句有三种实现方式: (i) will/shall + VP; (ii) VP in present tense(现在时表将来) (iii) to + VP(不定式小句表将来)。表面上这三种句式毫无关系,但实际上都可以分析为情态屈折语投射的结构 $T_{MOD}P$ 。

3.1 will/shall 是显性情态屈折语

“三分法”时制观主张 will/shall 是专门的将来时标记。但时制与情态存在广泛联系,will/shall 并不单纯标示时间,还表示情态。在 It will snow tomorrow 中,will 除了表将来意义,还表达说话者的推断和认识情态。为区别 will/shall 与其它情态词,Jespersen(1933: 271-281)试图区分“纯粹将来”和“带意愿色彩的将来”,但所谓“纯粹将来”也带有意愿的残余。事实上,其它情态助动词也可表将来事态。Palmer (1987: 136)指出 I will go there 与 I may go

there 并无本质区别,不宜把前者看成将来时而把后者当作现在时,因此最好将 will 与 may/must 一起分析为表可能性的情态词。

将来时包含意图和预测的语义要素。将来的事件还未发生,人们对其描述带有臆测性质,正是这种臆测使将来时带有情态或语气意义(李敏 2006: 201)。将来时不是单纯的时间范畴,更像是一个以施事为取向的认识情态,蕴含重要的时间信息(Bybee *et al.* 1994: 280)。

我们同意 Giannakidou (2014) 的观点,认为,英语中的 will/shall 可分析为句子中心语 T_{MOD} 的显性形态体现。即 will 不是将来标记,而是情态标记。情态屈折语 T_{MOD} 不能将谓语事态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但可作为模态算子将句子命题投射到可能世界。因此,包含 T_{MOD} 的句子在语义上被解读为虚拟的未然意义,这正是将来时的核心语义。将来的事件还没有实现,无法感知,属于非现实范畴(张立飞、严辰松 2010)。

将情态词 will/shall 分析为显现的情态屈折语 T_{MOD},较好地规避了将来意义和情态意义的纠缠,也能合理解释将来事态句与说话者的心理联系。以情态屈折语 T_{MOD} 为中心语投射的句子结构,主要体现情态意义;将来意义不过是非现实情态的一种解读方式。

3.2 “现在时表将来”与“过去时表将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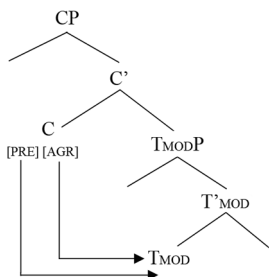
英语中的现在时可体现将来事态(Quirk *et al.* 1985: 175-177)。若将来事态句在结构上以情态屈折语 T_{MOD} 作为句子中心语,为何现在时可表示将来意义? 如何解释带过去时标记的情态屈折语 would/should?

如(7)所示,情态屈折语 T_{MOD} 带[-TNS]特征,在运算中无法为谓语动词 V 上的[*u*TNS]特征赋值,所以动词 V 上就不会有时制标记。所谓的“现在时表将来”,实质上是 V 上的[*u*TNS]特征无法在运算中赋值,拼读机制在解读句法体时所启用的缺省形态标记。换言之,动词 V 上的现在时形态标记不是 T_{TNS} 上的[+TNS]特征赋值的结果,而是语音界面为挽救已形成的句法体而采取的补救策略。

按照 Chomsky (2007, 2008) 的特征传递理论 (Feature Inheritance Theory), T 上的所有无解特征都来源于标句中心语 C (complementizers)。换言之,只有在获得 C 传递过来的无解特征后, T 才能作为探针 (probe), 探测到目标 (target) 名词短语 NP (Target), 启动一致性操作。特征传递还可能因语言类型的不同呈参数变化。例如汉语句子结构中 C 可能没有一致性特征,但 C 可将边缘性特征话题/焦点 ([TOP]/[FOC]) 传递给 T (Miyagawa 2010)。基于特征传递机制的多种可能性,我们进一步假设,在句子中心语的时特征不完整的情况下,英语句子结构中 C 上体现说话时间的现在时特征 [PRE] 可与一致性特征

[AGR]同时传递给 T_{MOD} ³, 如(8)所示:

(8) C-to- T_{MOD} Feature Inheritance



若 T_{MOD} 显性体现, 现在时标记在拼读时附着在 T_{MOD} 上, 若 T_{MOD} 为空语类, 现在时标记在拼读时便通过词缀下降 (affix-hopping) 附着在动词 V 上, 呈现所谓“现在时表将来”的表象。据此, (9a) 和 (9b) 都是“现在时表将来意义”:

- (9) a. She *will* go to Beijing tomorrow. (overt T_{MOD})
 b. She T_{MOD} goes to Beijing tomorrow. (null T_{MOD})

如(9)所示, T_{MOD} 既可显现也可隐现, 但不影响句子表将来事态。(9a) 中, T_{MOD} 显性体现为 *will*, 现在时标记依附在情态词上。(9b) 中, T_{MOD} 隐现, 现在时标记依附于动词 V 上。关键是, 对于“现在时表将来”的句子, 将来事态与现在时标记毫无关系; 将来意义实际上源于句子显现或隐性的情态屈折语所体现的非现实情态 (见 Kaufmann 2005)。

特征传递理论还可解释嵌入句中“过去时表将来”的用法。在 He said [he would go there the next day] 或 It's high time [we went to bed] 中, 内嵌句中功能范畴 C 上的过去时 [PAST] 特征同样可以传递给 T_{MOD} , 所以显性情态词 *will* 和动词 V 上分别带过去时标记。有时, 非内嵌句中的情态词也可能带过去时标记, 如 I would/should/might/could go shopping this evening。为什么独立句中情态词也带过去时标记? 一种解释是这些情态屈折语体现的不是说话时间, 而是过去的某个说话时间, 即 C 上的时特征可能不是 [PRE], 而是 [PAST], 这与语用因素相关。另一种解释是, 这些带过去时标记的情态词其实已发展为独立的功能词 (见 Lightfoot 1982: 159), 不宜再将其看成为过去式; 从共时角度来

³ 形式句法一般认为左边缘位置 (left periphery) 是对语篇或语境因素敏感的结构位置。正常情况下, C 上的时特征与说话时间点 S 吻合, 所以带现在时特征。 T_{MOD} 内部缺乏参照时间 R , 本身的时特征不完整, 无法作为时间算子调节说话时间和事件时间的关系。但 T_{MOD} 仍包含 [S, E] 时间点, 仍要作为模态算子联系说话时间与事件时间; 最简单的联系方式便是一方面将事件时间映射到模拟世界, 另一方面直接映射说话时间, 即继承 C 上传递下来的 [PRE] 特征。

看,不妨将其看作是带现在时标记的独立词汇。

现代英语中,be doing 和 will be doing 都表将来事态,如(10)所示:

(10) a. Tom is coming. (null T_{MOD})

b. Tom will be coming. (overt T_{MOD})

(10a-b)具有相同的句法结构,即都是情态屈折语短语 $T_{MOD}P$,所以都能表将来事态。若 be doing 本身能有效地表将来意义,will 似乎没有必要出现。但若将 will 处理为情态屈折语 T_{MOD} ,其显现和隐现都能得到合理解释。采纳情态屈折语分析“现在时表将来”还可以解释(11a-b)中条件句的对等:

(11) a. We will not use these abbreviations [if they will result in confusion/ if they result in confusion].

b. [If it will be of any use to you/If it is of any use to you], I will come. (易仲良 1999: 59,61)

显然,包含显现或隐现情态屈折语的条件句,都带现在时形态标记,都体现将来意义和非现实情态。英语之所以频繁使用隐性情态屈折语的条件句表将来事态,可能与语言外化时的经济原则相关,即说话者倾向使用更简单的形态表现手段。

3.3 不定式小句的将来意义

最简句法将不定式标记 to 分析为带[-TNS]特征的屈折语,与带有[+TNS]特征的 Tense 相对(Landau 2013)。与情态屈折语 T_{MOD} 一样,to 也不能在运算中为动词 V 上的[$uTNS$]特征赋值,所以不定式小句所体现的事态也不能与现实世界联系,即无法表达现实情态。

Wurmbrand(2011)将不定式小句分为无时句(tenseless infinitives)、将来句(future infinitives)和零时句(zero-tense infinitives),表将来意义的不定式小句在结构上投射为 Modal Phrase。借用此分析,我们主张把表将来意义的不定式小句分析为 $T_{MOD}P$ 。换言之,to 也是情态屈折语 T_{MOD} 的一种显性形态体现,也带有[+MOD, -TNS]特征,可为事件论元提供模态算子,将谓语事态与可能世界联系起来。与情态标记相似,英语中不定式子句的中心语 to 也经常呈现,如(12):

(12) a. I have never known [Tom to criticize anyone].

b. A reporter saw [Senator Sleaze to leave Benny's Bunny Bar].

c. You mustn't let [the pressure to get to you]. (Radford 2010: 110)

不定式标记 to 与情态标记的一致性在虚拟句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13) a. He ordered [the books (should) be sent at once].

b. He ordered [the books (to) be sent at once].

(14) a. I advise you [(should) finish the task this week].

b. I advise you [(to) finish the task this week].

如例(13)-(14)所示,不定式标记 *to* 与情态标记都可以显现或者隐现。实际上,我们很难判断隐现的中心语到底是哪种标记。总之,把表将来意义的不定式标记 *to* 分析为 T_{MOD} 的一种形态体现方式,符合“不定式表未然”的语感,有一定的合理性。

当然,并非所有的不定式标记 *to* 都可分析为情态屈折语 T_{MOD} ,比如,一些表结果的不定式子句可能不宜分析为情态标记。此外,不定式标记与情态标记虽然携带相同的时特征和情态特征,其表现并非完全等同,情态标记可能含有(或从 *C* 上传递而得)一致性特征或 *EPP* 特征,所以能生成限定句,而英语不定式标记 *to* 作为中心语只能生成非限定句,要借助 *be* 才能生成完整句子。两者之间的特征区别在不同语言中可能存在参数差异。

3.3 小结

综上所述,英语中没有专门的“将来时”标记。表将来意义的 *will/shall* 可以分析为显性的情态标记,表将来事态的不定式标记 *to* 也是情态屈折语 T_{MOD} 的显性形式。情态屈折语 T_{MOD} 本身的时特征不完整,以 T_{MOD} 为中心语生成的句子结构只能体现非现实情态,而将来意义已蕴含于非现实情态之中。句法运算中,功能范畴 *C* 所带的时特征[*PRE*]/[*PAST*]可传递给 T_{MOD} 。拼读时,现在时或过去时标记可附着在显性的 T_{MOD} 上,也可附着在动词 *V* 上(当 T_{MOD} 隐现时),造成“现在时表将来”和“过去时表将来”的表象。所有的英语将来事态句都包含显现或隐现的情态屈折语,生成非现实情态句,将来意义不过是非现实意义的一种,“将来时”的概念也的确变得冗余。Comrie(1985: 45)也认为英语中没有专门的将来时标记。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古英语只有过去和现在两种时制,将来时间关系由现在时表示(何伟 2003)。此外,将时制范畴一分为二也更符合对立统一规律(易仲良 1999)。

值得注意的是,语法中时制与现实中的时间并非一一对应。准确地说,时制只是体现现实的语法手段(Whaley 2009: 204)。因此,消解将来时并不一定削弱句子表达将来事态的能力。毕竟,动词 *V* 上[*uTNS*]特征的赋值是句法运算部门的工作,而将来意义的解读在语义部门进行。语义上,现在时可以被理解为延续的现在(*extended present*),不仅包含说话时刻,还包含早于说话时刻的过去,以及晚于说话时刻的将来(Broekhuis & Verkuyl 2014)。因此,不管是“现在

时表将来”,还是“过去时表将来”,都与句子体现将来事态没有冲突。总之,情态屈折语分析化解了英语“将来时”的概念,为不同句式的将来事态句提供了统一分析,还合理解释了这些句子所体现的非现实情态。

4. 情态屈折语的跨语言论证

4.1 语言类型学中的时制

用情态屈折语取代将来标记有跨语言事实的支持。英语与荷兰语中的将来助词,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中的将来词素和将来小品词,都可纯粹表达认识情态,不指涉将来时间(Giannakidou 2014)。例如,(15)中的 *zal* 可以分析为情态词(Broekhuis& Verkuyl 2014):

(15) Elsa zal hem bellen. (Dutch)

Elsa will.3sg him call.inf.

Elsa will call him.

语言类型学的发现也支撑时制两分法。Bybee *et al.* (1994: 243)对 156 种语言进行统计,发现只有 70 种语言运用稳定的语法手段表将来事态。荷兰语和德语里,时制标记分为过去时与非过去时(Whaley 2009: 209)。缅甸语中,动词后的屈折标记分为事实与非事实(Comrie 1985)。新几内亚岛北部的多莫语,动词屈折标记分将来与非将来(Zheng 2009: 227)。有趣的是,无论是缅甸语,还是多莫语,都没有时制标记。这说明两种语言的句子中心语并非时制屈折语 T_{TNS} ,而是情态屈折语 T_{MOD} 。我们认为,将来标记就是一种非现实标记,现实即等同于非将来,将来/非现实标记正是 T_{MOD} 的显性形态体现。这既证明了情态屈折语 T_{MOD} 作为句子中心语的地位,也印证了其与时制屈折语 T_{TNS} 的互补分布。据 Comrie(1985)的发现,现实与非现实范畴只存在于没有时制范畴的语言中。

4.2 汉语中的将来事态句

汉语由于缺乏显性的形态标记,研究者多认为汉语中的时制并没有语法化为一个独立的功能范畴。与时制相比,体范畴的语法化程度更高,汉语句子结构的中心语可能是体(Lin 2007; Smith 2008),我们标记为体屈折语 T_{ASP} 。

一方面,汉语的体标记有助于汉语成句以体现完整性。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汉语句子都含有体标记。若句子含有情态词,体标记便无法同现在句中。汉语句子中情态助动词与体标记呈互补分布(张雪平 2009)。情态词可以作为中心语生成句子结构(Lin 2007; 蔡维天 2010)。

作为句子中心语, T_{ASP} 为事件论元提供空间算子,将句子命题在现实空间定

位,体现现实情态。跟英语相对应,汉语句子结构的中心语或是含有[+ASP, -MOD]特征的体屈折语 T_{ASP} ,或是含有[-ASP, +MOD]特征的 T_{MOD} 。 T_{MOD} 无法为谓语事件提供空间算子,将其与现实世界联系,但可为事件论元提供模态算子,在结构上将句子命题投射到模拟世界,表达非现实情态。若将来事态句在结构上都生成 $T_{MOD}P$,就不难理解情态词“要”是现代汉语中最典型的将来意义标记:

- (16) a. 他快要毕业了。
b. 这学年要结束了。(张万禾、石毓智 2008)

实际上,“要”与 will/shall 一样,都是显现的情态屈折语。同样,“要”作为情态屈折语也可出现在条件句中表达虚拟意义,也可以隐现,如(17)。此外,汉语中典型的情态屈折语还包括“将”、“会”,如(18):

- (17) a. 你(要)不来,我是不会跟他吃饭的。
b. 他(要)一张嘴啊,就肯定伤人。
(18) a. 明年我(将)去日本进修。
b. 我(会)帮你。

采纳情态屈折语分析将来事态句,汉语和英语体现更多的共性,即两者都可以通过情态屈折语 T_{MOD} 生成非现实情态句。两者的参数差异在于:英语是时突出语言, T_{MOD} 与 T_{TNS} 呈互补分布;汉语是体突出语言, T_{MOD} 与 T_{ASP} 呈互补分布。

5. 结语

情态屈折语 T_{MOD} 和时制屈折语 T_{TNS} 都可作为功能中心语,构造完整的句子。一部分不定式标记 to 也可能是 T_{MOD} 的显性形态体现。情态屈折语 T_{MOD} 不能作为时间算子约束事件论元,故不能在结构上将命题投射到现实世界;但 T_{MOD} 可作为模态算子约束事件论元,将命题与可能世界联系起来,表达非现实情态。将将来标记分析为情态屈折语,英语将来时得以取消;英语中不同的将来事态句都可分析为情态屈折语投射的句子结构 $T_{MOD}P$,表示未然的虚拟事态;所谓的“现在时表将来”和“过去时表将来”不过是句法运算中特征传递的结果。与以往的时态“二分法”不同,情态屈折语假设统一分析了不同句式的英语将来事态句,有效揭示了将来事态句所体现的非现实情态,也得到跨语言事实的支持。汉语将来事态句同样可以纳入情态屈折语的分析框架;若汉语句子中心语是缺乏[+ASP]特征的情态屈折语,句子命题就无法被有效的空间算子约束,即无法获得现实意义的解读,只能体现未然的非现实情态,自然能表达将来意义。

参考文献

- Adger, D. 2003. *Core Syntax: A Minimalist Approach* [M]. Oxford: OUP.
- Broekhuys, H. & H. Verkuyl. 2014. Binary tense and modality [J].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32:973-1009.
- Bybee, J., R. Perkins & W.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mrie, B. 1985. *Tense* [M]. Cambridge: CUP.
-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 1985. *Barriers*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 2007. Approaching UG from below [A]. In U. Sauerland (ed.). *Interfaces + Recursion = Language?*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1-29.
- Chomsky, N. 2008. On phases [A]. In R. Freidin, C. Otero & M. Zubizarreta (eds.).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C].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133-166.
- Cinque, G.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M]. Oxford: OUP.
- Davidson, D. 1967. The logical form of action sentences [A]. In N. Resher (ed.). *The Logic of Decision and Action* [C]. Pittsburgh: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81-95.
- Giannakidou, A. 2014. The futurity of the present and the modality of the future: A commentary on *Broekhuis and Verkuyl* [J].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32: 1011-1032.
- Hornstein, N. 1993. *As Time Goes By*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Jespersen, O. 1933. *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Kaufmann, S. 2005. Conditional truth and future reference [J]. *Journal of Semantics* 22: 231-280.
- Klecha, P. 2014. Diagnosing modality in predictive expressions [J]. *Journal of Semantics* 31: 443-455.
- Landau, I. 2013. *Control in Generative Grammar* [M]. Cambridge: CUP.
- Lightfoot, D. 1982. *The Language Lottery: Towards Biology of Grammar*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Lin, Jo-wang. 2007. A tenseless analysis of Mandarin Chinese revisited [J]. *Linguistic Inquiry* 2: 305-329.
- Miyagawa, S. 2010. *Why Agree? Why Move? Unifying Agreement-based and Discourse-configurational Languag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Palmer, F. 1987. *Mood and modality* [M]. Cambridge: CUP.
- Parsons, T. 1990. *Events in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A Study of Subatomic Semantics*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Pollock, J-Y. 1989. Verb movement, universal grammar, and the structure of IP [J]. *Linguistic Inquiry* 20: 365-424.
- Quirk, R., S. Greenbaum, G. Leech & J. Svartik.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 English Language* [M]. New York: Longman.
- Radford, A. 2010. *Analyzing English Sentences: A Minimalist Approach* [M]. Cambridge: CUP.
- Reichenbach, H. 1947. *Elements of Symbolic Logic* [M].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 Rizzi, L. 2004.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Structure of CP and IP*. Vol. 2 [M]. Oxford: OUP.
- Smith, C. 2008. Time with and without Tense [A]. In J. Guéron & J. Lecarme (eds.). *Time and Modality* [C]. Dordrecht: Springer. 227-249.
- Whaley L. 2009. *Introduction to Typology* [M]. Beijing: The World Books Publication Company.
- Wurmbrand, S. 2011. Tense and aspect in English infinitives [Z]. M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 Zagona, K. 2008. Phasing in modals: Phases and the epistemic/root distinction [A]. In J. Guéron & J. Lecarme (eds.). *Time and Modality* [C]. Dordrecht: Springer. 273-291.
- Zheng, Xuedan. 2009. The Semantics and Syntax of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D]. Ph.D. Dissert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蔡维天, 2010, 谈汉语模态词的分布与诠释之对应关系 [J], 《中国语文》(3): 208-221。
- 顾 阳, 2007, 时态, 时制理论与汉语时间参照 [J], 《语言科学》(4): 22-38。
- 何 伟, 2003, *will* 与 *shall* 的系统功能语法解释 [J], 《外语与外语教学》(3): 52-55。
- 李 敏, 2006, 现代汉语非现实句法范畴的实现 [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徐 杰, 2006, 句子的中心与助动词占据的谓头语法位置 [J], 《汉语学报》(3): 51-61。
- 易仲良, 1999, 《英语动词语义语法学》[M]。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立飞、严辰松, 2010, 现实与非现实: 汉代汉语否定词语语法意义的语义基础 [J], 《外国语文》(4): 34-40。
- 张雪平, 2009, 现实句与非现实句的句法差异 [J], 《语言教学与研究》(6): 25-32。
- 张万禾、石毓智, 2008, 现代汉语的将来时范畴 [J], 《汉语学习》(5): 27-34。

收稿日期: 2014-12-05; 修改稿, 2015-05-07; 本刊修订, 2015-06-05

通讯地址: 510006 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工业大学外语学院(王)

510420 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温)